

□ 小詹

蜗居、蚁族、房奴、升学、求职、恨嫁……当你被生活压得喘不上气儿,《花盼》绝对适合你,那绚烂的金黄色就像阳光一样洒在书页上。黄色、黑色、绿色……绘成了一个生命世界。

这是一本关于毛毛虫的书,却是一本写给人的书。这是一个简单的化茧成蝶的故事,也是一本关于勇气、爱情与希望的书,更是一本追问生命意义的书。我们以人的眼光来看,毛毛虫当然会蜕变成蝴蝶。但当我们是一只毛毛虫,我们是否有勇气相信,爬行于泥土中的自己,有朝一日竟能成为飞舞的蝴蝶?蝴蝶,是花的盼望,愿更多的毛毛虫从看似宏伟的虚妄之柱上回头,作茧、化蝶,找到自己的真实本相,为这纷扰的世界,多带来一分爱的盼望。

《花盼》是两只毛毛虫的故事。毛毛虫斑与金子都有向上的渴望,都在寻求生命中的“更多”。它们两个跟随成千上万的毛毛虫,试图攀爬到通天柱的顶端——“必定是极好的,因为大家都向那里去”。面对无数毛毛虫竞相攀爬的巨大通天柱,它们攀爬过,困惑过,恐惧过。终于,斑迷失在毛毛虫堆中,与更多的迷失者一样企图通过踩踏别人登上顶峰。而金子则在一个神秘的作茧者的指引下,学习更新生命,终于以一种崭新的华美形态飞舞于天空。面对美丽的蝴蝶,斑领有了生命的意义:每个毛毛虫体内都有一只蝴蝶,怀有“向上”的愿望是因为我们可以飞翔……

《花盼》
美黛娜·鲍路斯 文图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1年9月出版

每个人都有向上的渴望,每个人都有追求顶端的梦想,但如何去实现?是在拥挤的通天柱上倾轧,还是反躬自问,超越自己,从而实现生命的提升?作者想要呼吁的是:“我们应当以‘人’的身份实现追求,不是踩踏别人爬向一处虚妄的顶端,而是反躬自问,相信体内蝴蝶的基因。”这不仅需要梦想,更需要勇气。每一处地方、每一个年龄段的人都可以从这绘本中读出自己需要的东西,尤其是在这个充满诱惑、焦虑与恐惧,冲突与分歧频发的当下,也许,我们正需要这么一剂美丽的良药来医治心灵。

《花盼》的作者翠娜·鲍路斯现年80岁。这部作品创作于1972年,缘起于她的好友所爱之人的去世。翠娜在卡片上描绘了一只毛毛虫破茧成蝶,试图表达:这不是生命的终结,只是生命的变化。在这之前,翠娜曾工作于埃及有人居住的最古老村落,直到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爆发才撤离。在那里,与她一同工作中的人中有一些极度贫困的女孩子,她从她们那里学到人类最深切的需求和愿望:对友谊的渴望、遭遇背叛的伤痛,对爱的盼望,以及对希望本身的诉求,无论贵贱,普世相通。此外,翠娜曾提及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运动对她影响至深,《花盼》也印下了她这一段人生体验。

她尤其希望此书能被那些挣扎在绝望线上、质疑自己生命意义的人读到。她说:“我想对他们大声呼喊:‘求你,千万不要放弃!’无论你正处在生命旅程中的哪一段,无论你此刻的使命是什么,都请尽可能拿出你这一天、这一小时、这一分钟最大的爱心去做。你将会看到改变,世间事,本没有什么会永远不变。纵使沉浸在伤痛中,我也请你走入自己的内心,找到那个微弱的沉默之声,那个灵魂深处的自我,它会提醒你,你其实有着蝴蝶的基因——尽管你看上去只是不堪的小毛毛虫。”

张信刚教授的新著《大中东行纪》是一部游记,但它并不是一部普通的游记,因为其中的内容不仅涉及作者行迹所至的游历记录,同时囊括了作者对大中东历史与现状的深度思考,融合了作者对人类不同文明之间横向交流与纵向演变的观察与体会。尤其针对那些对当下大中东的纷乱现状深感迷惑的读者,《大中东行纪》则堪称一部了解大中东历史文化的通俗入门书。

在当今世界的政治版图上,提起大中东,我们首先想到的一些关键词是:能源争夺,以色列,伊拉克,恐怖主义,反恐战争,以及萨达姆、本·拉登、卡扎菲等。得益于传媒业的发达,我们对这些影响深远的事件和人物耳熟能详;但受限于每个人不同的历史文化视野,我们无法对这些事件和人物进行深层次了解与评价,当然更无法获知这些事件发生的前因后果、这些人物背后真实的背景和事件真相。事实上,大中东是一个地理的概念,同时又是一个文化的概念。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眼中的大中东有着极大的差异;对于不同的国家而言,他们涉足大中东的目的也有着明显的不同。站在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的角度,大中东是农牧业和畜牧业的起始点,是城市文明的发源地;站在战略专家、能源专家和军事专家的角度,大中东是世界上战略地位最重要、能源储量最丰富、武器装备购买额最高和国际冲突热点最多的区域;站在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角度,大中东则是一个大多数国家宗教气氛浓厚、专制统治盛行,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地区……

特殊的地理环境为大中东带来了丰厚的自然资源,不同民族之间不同的社会传统和宗教信仰,则为大中东带来了复杂的内部矛盾。前者引来到列强垂涎,狼群环伺——无论西方各国涉足大中东有着怎样充足的理由,大国博弈的目的却无不指向大中东丰富的能源储藏;后者则使得大中东烽烟四起、危机重重,形形色色的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笼罩在阿拉伯社会的上空,腐化堕落、贪污渎职则成为大中东社会日常生活的状态。针对这种乱相丛生的复杂局面,张信刚教授单枪匹马地游走于列国之间。他首先溯本求源,从历史的角度重新梳理大中东各自分立却又彼此相联的政治与文化、过去及现在,掌握前因,预测后果,尽量厘清大中东的历史与现实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他所抱持的虽然只是一种个人视角,却始终秉持“心理决定行为,地理决定文化,人口决定政治”的理念,怀抱一颗对异质文化的同情与包容之心,力求站在不偏不倚的客观立场,对当下大中东地区的政治动荡与变革作出符合主流社会的普世价值以及顺应现代化潮流的公正评价。

正像张教授所一再表述的那样,大中东既是人类文明冲突与交融最为显著的地区,又是当今世界各种矛盾集中表现的地区。在这样复杂的政治环境和人文土壤上建设现代化国家,在推进政治民主化和国家世俗化的同时,还要保持自己的文化传统,保存文化的多样性,可谓举步维艰,困难重重。但是,举步维艰、困难重重并不意味着可以故步自封、裹足不前。尤其在民主洪流不可阻挡的今天,一个突尼斯小贩的自焚,居然可以引起如此广泛而强烈的社会震荡,进而引发阿拉伯世界全面的政治动荡与变革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一方面反映出阿拉伯世界的确存在着深刻的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也暗示着偶然之中存在着某种必然。其背后深层的社会原因,更让人反躬自省、认真反思。

□ 慧远



《大中东行纪》
张信刚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1年9月出版

个人视角下的中东危机

【行走记录】

【闲读随笔】

精英意识：好社会之可能

□ 周鲁霞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精英”一词经历了一个由褒至贬的过程,最后甚至有些狼藉。但近几年来,汪丁丁反复论及“精英”。在他的《串接的叙事》、《盘旋的思想》两本文集中,“精英意识”构成了其思想的一线脉络。

严谨的学者必对概念做缜密的区分和界定。在汪丁丁笔下,“政客”、“政治人物”和“政治家”皆有不同所指——贬义、中性和褒义。论及“精英”时,汪丁丁也把“精英”和“精英意识”作了严格界定——前者是一种外在的身份,后者是一种内在的品质,两者有着本质的差异。和时下的“大师”一样,“精英”很容易自封、假冒,并使人生厌。“精英意识”在一定程度上可规避这一“风险”,在概念上也更加科学严谨并有利于理论的展开。

英哲怀特海在《思维方式》一书中,对人类思维次序作了如下概括:重要性的感受——表达——理解。汪丁丁借用怀特海的这一思想,以“重要性的感受”来阐发“精英意识”,非常妥帖。完整的“精英意识”不仅要具有“重要性的感受”,还要具备在公共空间进行公开表达的道德勇气。表达不仅是为了个人的理解,也是对社会集结规则的影响。

汪丁丁是在公共选择理论的分析框架下来理解“精英”和“精英意识”的。他认为,在社会集结规则的运行过程中,总有少数成员的观念和和行为会产生比其他成员更大的影响,这些“致命的少数”、“匿名的少数”,就是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可以影响社会集结规则,并由此影响社会的演化路径”。因此可以说,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对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或缺。好的社会所以存在,正是因为这么一些人的存在——他们“保持足够的良知,从而自觉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这一责任感充分抑制着谋求私利的动机,使公共政策(社会集结规则及其后果)能够代表多数社会成员的长远福利”。假设这样一个群体长期消失,后果不堪设想——社会秩序或者混乱或者解体。

汪丁丁反复论及“精英”和“精英意识”,是一种现实的忧虑:“就我的观察而言,他们多数已经放弃了道义的承当,还嘲笑任何严肃生活的企图,他们借口‘相信市场’从而可以任由自己行为败坏。”“每个人都试图把拯救社会的责任推卸给‘上帝’或‘市场’,因为没有人相信一己的力量可以改变他所在的那一群体的腐败。”言辞有些激烈却并不为过。

人文精神的丧失与市场经济的兴起确有着深刻的关联。由诗歌时代进入散文时代,我们经历的这种转折着实突兀了些。始自上世纪九十年代后的市场大潮瓦解了太多的东西,关注的对象改变了,感受不再具有重要性,表达也丧失了意义或道德勇气。物质主义、消费主义、大众文化都是现代化的伴物,尽管海德格尔等西哲们对现代性的结局早有洞见,但当这场宿命真正降临的时候,我们还是缺少了准备——所谓的市场与我们想象的那么不一样。

就像看重道德基础对市场的重要性一样,汪丁丁寄希望于精英们的责任担当、道德勇气,以及制度对“匿名的少数”的保护——准确地说是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汪丁丁援引了哈耶克的论证:“‘好’的社会制度的特征之一在于它为这样的‘匿名的少数’提供了保护,从而人类社会自身在极端不确定的生存环境之内获得了转危为安和继续繁衍的更大的可能性。”不禁想起一句话:一个社会即使没有另类,也要制造另类。与哈耶克、汪丁丁表达的是一个意思。

汪丁丁从不以“精英”自诩,却是一位难得的具有“精英意识”的人文学者。跨学科的学识、问题意识和道德勇气使他始终保持对重要性的感受,并不断表达和理解着,相信他的表达已经在影响着社会——尽管是微弱的。

我们依然在经历着“千年未有之变局”。与西方知识分子相比,这恰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机遇”。即使在此变局中,真正具有“精英意识”的“精英”依然会是少数的。对更多的知识分子而言,即使不能获得对重要性的感受,即使没有表达的激情和勇气,至少可以少一些败德行为。对社会而言,即使不去有意制造另类,至少也应对他们多一些宽容和容忍。毕竟,我们都希冀一个好的社会。

【心灵绘本】

当你是一只不堪的毛毛虫……



@一只旅行的猫·YY:星期天在必得书店买到了《转山》。今天看完了。很文学的一本书啊,把自己去西藏的所见所闻都写在书中。作者以“你”来自称,很多是自我剖析。看了这本书,让我被西藏那淳朴的人情所感动。

@黄老邪:《水泥花园》,麦克尤恩著。读前听闻传言无数,大意是这是麦师小说中的重口味。刚读完前四章,感觉译笔细腻周到,口吻乖戾冷漠,合乎叙述者身份却并不重口。莫非为了得以出版,译者有意将川莱译成淮扬菜?今儿晚上估计开读第五章……杰克过完生日,妈妈已好久没起床了。

@深圳小刀:安徒生、林格伦、托夫·扬森……北欧为什么会盛产儿童文学大家?我总认为是因为他们每年有一个极漫长的冬季,大段无所事事的时光。一生之中,童年是唯一可以毫无负担地享受百无聊赖的阶段。在我儿时,这样的无聊还可以轻松拥有。现在我的孩子,她的时间被填得太满了,总让我担忧。

@漫游者粒子:《甜蜜的房间》已被译成中文。这是日本耽美小说家森茉莉的代表作,三岛由纪夫誉之为“官能的杰作”。小说创造了藻罗对父亲爱恋与追慕的幻想世界。深谙日本文学的谢同宇以两年之功,翻译了《甜蜜的房间》,忠实地传达了小说爱欲的想象和唯美的细腻。